

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

傳統與新思惟

有說佛教是一個極保守的宗教。綜觀佛教在香港的發展，確是非常保守。佛教教義充滿朝氣，新思惟，可是他的發展竟如此保守，確令人費解。香港佛教乃至各地的佛教，在組織上，教理上，弘法方面皆十分保守，欠缺新思惟，長期以來，無法突破，發揮其不共的優點，亦即是說，未能普度眾生，有違教理。太虛大師有見及此，提出教制、教理、教產三方面的革命，希望能將佛教撥亂反正，無奈在有生之年，亦未起成效，雖說其主張在教中隱行，已起一定的作用，但綜觀多年來的發展，佛教還是沒有決定性的改變，仍是保守迂腐。

在組織方面，各道場皆抱著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宗旨，不太與世俗，世界接觸，就是道場間的交往，亦絕無僅有，如果是同一宗派，還可有點往還，否則老死不相往來，可以說那是山頭主義作祟。不過，他們有一個優點，就是不會公開批評對方，縱使對方犯錯，亦會守口如瓶。由於缺乏組織，很多事務皆事倍功半，開展困難；而個人或組織犯事、出錯，沒有人去制約，縱容不法事情的發生及延續。當然，在與社會互動方面，「隔」的感覺特別強烈。

傳統的說法方式，必遵五重玄義，科判等家法去宣講，直到今天，仍有人沿用。可是這些方式與現代人已有明顯的差異，非一般人能接受，從前的生活方式，求學態度，可以容納詳盡，科判太細，逐字逐句去理解，且不斷重複，學一部經，可以用數年光陰，但現代社會，知識爆發，要學習的知識，乃至佛教經論眾多，實不能耗用大量光陰，講解者沒有一個全盤計劃：要灌輸什麼概念？經的大意、中心思想是什麼？整個課程要給聽眾什麼？需時多久？很多講解者只憑自己的記憶，對經論的嫻熟，想到什麼就說什麼，或是看到聽眾對說故事有興趣，便投其所好，不斷講故事，忘失對應經論的主題，亦不會有備課等程序。他們不約而同地將經論拖長來解，往往遠超出原定時間，說一部普通篇幅的經論，動輒用上數年，乃至十年的時間。從中亦能找到忠心的聽眾，貫徹始終，問他們聽得如何，往往大讚講者學養豐富，有所得益。可是，卻無法將經論的中心思想說出來，其餘皆是似懂非懂。此外，寫筆記，用白板亦被禁止，認為有礙專注及缺乏尊敬。尤有甚者，要求聽者尊師重道，跪拜佛像及講者，偶不符合規矩，即遭責罵。說法者，有認為必須由出家眾主持，最好年紀老邁，能吟詩句，居士說法，不被鼓勵，甚至禁止。講者的訓練，沿襲傳統的守舊模式，刻苦學習，缺乏新思惟，更被繁瑣的規矩嚇怕，如斯宗教，如斯運作，那會追上時代，追上社會，只有苟延殘喘，靜待淘汰。佛教積弱，不彰，由來已久，不會無因而起，凡事必有因果，如能細究其因，加以改善，才能轉危為安。綜觀佛教仍能苟延殘喘，皆因他的超凡教義及冥冥中的強大力量，自助助人，維繫於不敗。展望佛教的未來，應以新思惟，去發展其特有的優勢，才能去除積弱，真正做到自利利他的菩薩道。